

《新神榜：哪吒重生》获广州动漫人集体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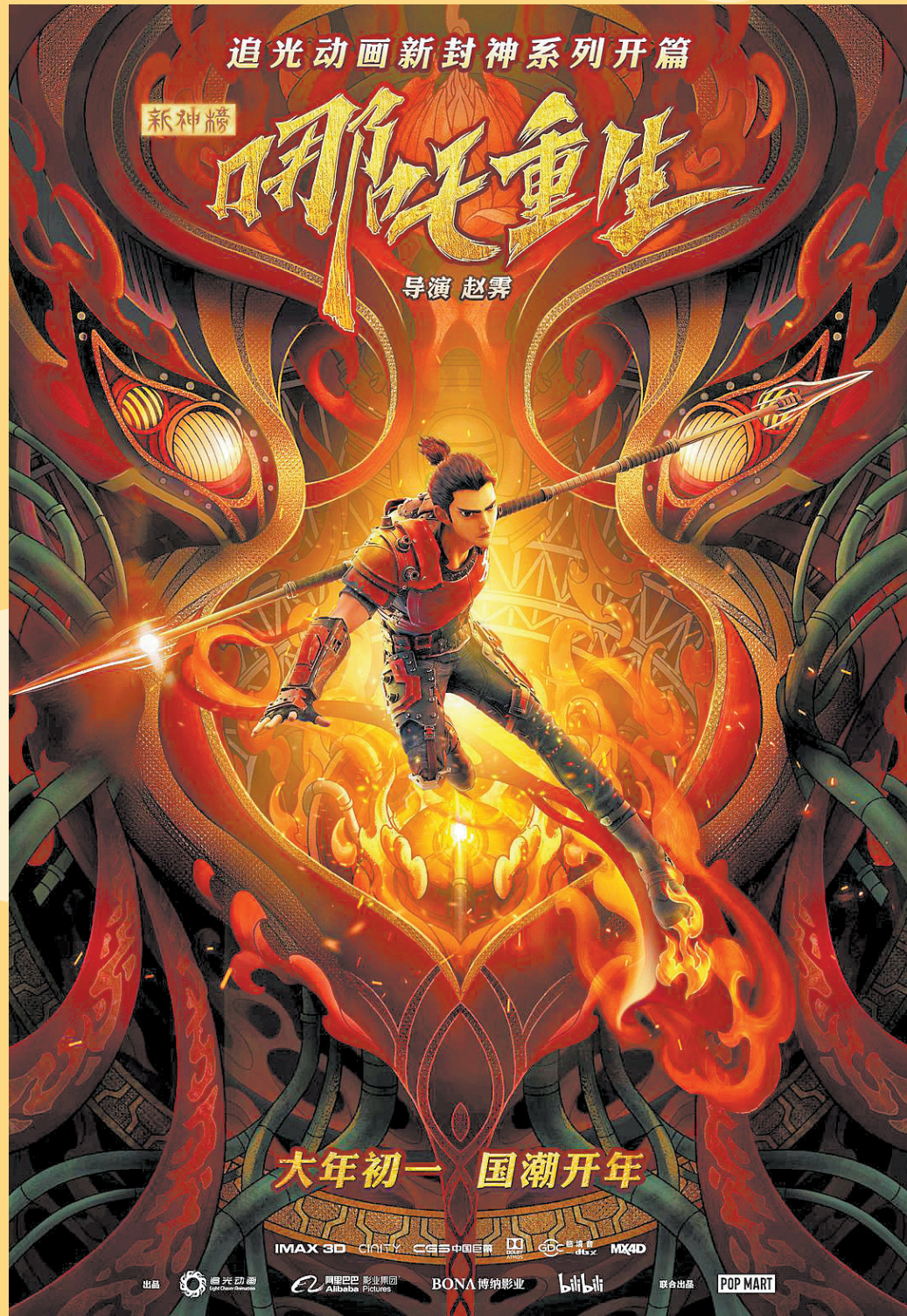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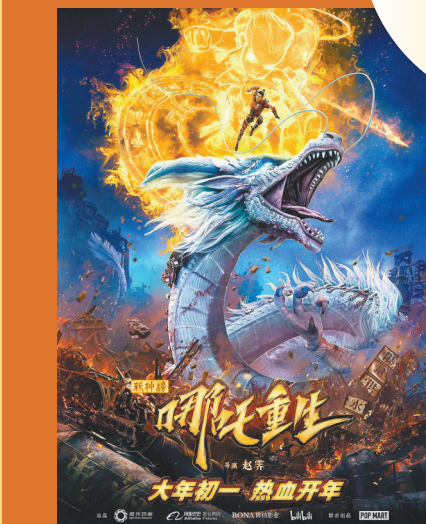
又一个哪吒要火！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以50.4亿元创下中国动画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之后，2021年又将有一部以哪吒为主角的动画片要大火？这在不少参加了《新神榜：哪吒重生》1月9日广州路演并观看了该片17分钟片段的业内人士看来，可能性绝不小。

《新神榜：哪吒重生》由《白蛇：缘起》原班人马打造，是追光动画“新封神”系列的开篇。虽然都以哪吒为主角，但在对中国传统神话的改编程度上，《新神榜：哪吒重生》的步子比《哪吒之魔童降世》迈得更大——哪吒重生后成了爱开机车的李云祥，东海龙王则变为垄断水资源的大财阀，正邪双方在全新的时空里再度开战……影片在题材上的大胆创新和对东方朋克美学的独特呈现，得到了广州动漫界人士的普遍赞赏。

当天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于洲、《新神榜：哪吒重生》制片人路晞用三个词来形容这个即将在大年初一跟全国观众见面的全新哪吒：能打，能暖，能扛。两人还提出，希望借由这部电影，让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国潮”。



“面具人”身份将是最大彩蛋



李云祥版哪吒有普通人的一面



机车成了哪吒的新“坐骑”

故事：让传说进入现代叙事

《新神榜：哪吒重生》的故事发生在封神榜后约三千年，“新神榜”即将重排，龙族借这一契机与宿敌哪吒再决高下。广州路演放映的17分钟片段全面展示了这个全新故事的缘起：这一世的哪吒虽然已经化身机车少年李云祥，却仍未丢弃当年一身热血……

《新神榜：哪吒重生》制片人路晞回忆，影片的创作开始于2016年，当时追光动画刚刚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将今后作品的定位从合家欢调整为年轻向、重情感、强类型。一批年轻的核心创作团队在寻找新题材时，不约而同想到了哪吒。“什么故事首先最能吸引和打动我们自己？大家都想到了1979年的《哪吒闹

海》，这可以说是后来所有哪吒形象的源头。还有很多90后乃至95后的团队成员记得央视播出的《哪吒传奇》，他们至今会唱：‘是他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路晞说：“导演赵霁是一个颇有叛逆精神的人。他在讨论中提出，为什么哪吒永远都是小英雄？为什么他一定是齐刘海、红兜肚、扎着两个小揪揪，而不能是一个现代英雄？我们很多人都看过日漫、美漫包括漫威电影，会发现他们经常会把英雄神话放在现代体系的叙事中。于是大家想到，既然中国神话中的英雄是长生不老的，那何不用一种年轻的、现代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让哪吒来到现代，重新演绎他的故事？”

风格：将老上海与朋克结合

与《新神榜：哪吒重生》并行创作的《白蛇：缘起》，在2019年初公映后凭借与众不同的故事视角和超高水准的动画制作，收获了众多年轻观众的喜爱。《新神榜：哪吒重生》虽是同团队作品，却完全脱离了古风。片中的东海市结合了老上海味道和蒸汽朋克风，独特的美学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影片去年还入围了有“动画界奥斯卡”之称的法国昂西动画电影节。

“当下的国漫应该做什么？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朋克。”制片人路晞透露，在哪吒故事中加入朋克色彩，是因为团队认为哪吒乃中国所有的神话角色里最有“朋克精神”的一个。接着，他们又想到将上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与朋克相结合的有趣尝试。“那个时候

的上海人，有的会穿西装或洋装，有的会穿旗袍或中山装，那种交融是非常自然的。于是，我们融入当时的文化特点、视觉特点，再加上特别硬核的机械元素。慢慢地，我们开始给这种风格起名字。大家一致认为，叫它‘东方朋克’还挺合适。”路晞说。

但创新并不意味着忘却传统。当天试映的17分钟片段中，便包含了一个致敬1979年动画电影《哪吒闹海》的彩蛋。追光动画联合创始人于洲透露，不仅如此，片中还会有多个彩蛋，致敬经典国漫形象如三毛、葫芦娃、白蛇和许仙：“有不少彩蛋是前期制作时就埋好的，但有一些小彩蛋却是团队成员在创作过程中自己悄悄放上去的，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大家正式看片的时候要睁大眼睛了。”



以东方朋克风打造的东海市

【主创对话】

大胆创新，不惧比较

羊城晚报：如果用三个词来向观众介绍这个全新的哪吒，你会用哪三个词？

路晞：之前有一站路演的时候，有位台下的老师发言的时候给了一个很好的词：能打。我觉得这个词能特别好好地概括李云祥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颜值能打，以及刚刚大家看的那几个片段里他非凡的战斗力。第二个词我会说“能暖”，虽然哪吒在片中是个“钢铁直男”，不擅长和女生聊天，但他特别仗义，是个很合适当男朋友的人。第三个词是“能扛”，因为他扛起了所有东海人的命运，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特别多，最终成为了他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英雄。其实“能扛”这个词也有点像我们团队的精神，因为这次的创作有太多的技术难点，但我们整个团队最终都扛下来了。

羊城晚报：影片在春节档公映，今年春节档竞争特别激烈，你们如何确保这个故事能被观众接受？有没有做一些事先的调研？

路晞：我们一直在做测试。比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追光动画的200多名同事都被拉来看片。他们的年龄层从70后、80后到90后、00后都有，然后我们大概放映过七八次，每一次都要求所有人填问卷，我们收集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

羊城晚报：关于哪吒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已经有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爆款在前，是否介意大众将两部作品作比较？

于洲：比较是很正常的，我们

不担心，因为观众只要看了预告片就会知道，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形象和新的故事，而且我们对自己的片子还是挺有信心的。其实最早也有人误解说，怎么来了一个蹭热度的，但马上就有其他人跳出来，你知道做一部动画片要花几年时间吗，怎么可能蹭热度？！所以说，其实现在中国观众对动画电影的了解已经越来越深入，从这个角度讲，每一部中国动画作品都是作出了贡献的。

羊城晚报：不光是哪吒，现在杨戬的电影也有好几部立项的，对于大家都来拍中国神话故事的现象您怎么看？

于洲：这是一个好现象，我把它视为一种新的国潮，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复兴”。而且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有丰富的传统文化作基础，这是我们一个特别得天独厚的优势。

羊城晚报：《新封神：哪吒重生》的东方朋克风，背后是否有拓展海外市场的考虑？

于洲：其实没有，我们首先还是想照顾国内观众。事实上我们发现，那些想要兼顾中西方口味的想法，操作起来通常会两头不讨好。不过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我们的预告片确实吸引了一些国外观众，他们都很喜欢这种新风格，这证明当代年轻人的喜好还是有共通之处的。

羊城晚报：你们希望影片上映后，观众从这个新哪吒身上得到什么？

路晞：其实李云祥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他跟当下所有年

轻人一样，会遇到各种困惑和选择。而我们想告诉观众的是，你的选择最终将决定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总之，我们希望70后和80后能从这部电影找到当年的热血少年感。至于90后和00后，这部片子就是拍给你们看的，希望这个新的英雄能给你们带来一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启发。

羊城晚报：“新神榜”这个系列会做多多久？

于洲：我可以透露的是，我们追光动画的作品会一年一部，所以这个系列其实有一些作品已经处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了。除了“新神榜”，“新传说”系列和其他新系列也都在进行中。“盘子”确实不小，我们也会不断给自己提出要求，希望每一部从故事类型、美术风格到动画技术都有新的尝试。



路晞（左）、于洲 宋金峪 摄

【业内点评】

“很不一样的哪吒”

很棒，好燃，很不一样的哪吒。我印象中的哪吒都是古代版，第一次看现代版，朋克风很震撼。第一场打斗戏看得我手心出汗。

——“喜羊羊之父”黄伟明

我从追光动画的第一部作品就开始关注，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股动画界的清

流：非常大胆，勇于尝试，而且技术很不错。这部戏里，追车戏的很多技术细节就处理得非常棒。

——《猪猪侠之勇闯巨人岛》导演陆锦明

很特别的风格，算是东方朋克动画片的首创。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我

非常想看完。

——咏声动漫电影事业部总经理黄龙

这部作品很创新，它或许会开创一个国漫的新风潮。不仅在市场上，我相信它在学术上也会掀起一个热议话题。

——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陈赞蔚

广东卫视《技惊四座》鉴赏团

范活活：我看颜值，更看真诚和热情



广东卫视正在热播的全国首档大型杂技文化节目《技惊四座》中，台上表演惊险刺激，台下嘉宾席同样看点十足。鉴赏团嘉宾之一的范活活屡屡发挥自己的“辩手”才能，以快人快语的风格得到观众喜爱。近日，范活活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羊城晚报：平时有关注杂技类的表演吗？

范活活：我一直关注杂技，我是一个好奇心挺重的人。我特别喜欢魔术，魔术就属于杂技范畴。而且我是80后，我的成长年代里杂技还挺多，所以我算是对它有一定了解。

羊城晚报：来参加节目之前是否会特意“补习”杂技知识？

范活活：我没有特意去查，因为我代表的是观众立场，还是要保持一点新鲜感。工作人员跟我对台本的时候，我也说过不要让我提前看彩排，我只需要知道是什么项目就可以了。这样就能保证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些节目，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有同样的新鲜感。

羊城晚报：节目跟您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范活活：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来节目组之前，我对中国的杂技现状不太了解，但是看完节目之后，能感受到现在的杂技已经打破了旧思想，产生了新元素，包括演员的表现方式、意境、整体造型都是如此。我感受到了新一代杂技人的传承和推进。

羊城晚报：您会从哪几个角度去评价选手的表演？

范活活：首先是技术难度，其次是精彩程度以及现场的感觉。人在现场，新鲜度很重要，我更希望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羊城晚报：参加《技惊四座》后，对杂技会多一些关注吗？

范活活：有的，我很想让观众跟我一起感受杂技的风采，希望这门艺术继续发扬光大。

羊城晚报：从个人角度，您觉得传统艺术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

范活活：“质朴”是这个年代非常欠缺的东西，大家都在求新、求变、求快、求明星化、求网红化……等等，但是传统的东西不能扔，所以节目的编排要有老、有新、有传承，才会让更多人喜爱。

羊城晚报：选手颜值高在您这里会得到加分吗？

范活活：会有加分。对于舞台表演，赏心悦目很重要，颜值高的选手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真诚的态度和对舞台的热情也很加分，会感染观众。

黄豆豆：

“技惊瞬间”最考验人



《技惊四座》中，舞蹈家黄豆豆的加盟也让不少观众感到惊喜。作为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过的中国男舞者，黄豆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舞蹈文化。作为《技惊四座》的鉴赏团嘉宾，黄豆豆认为无论是节目的编排还是选手背后的感人故事，都令他惊艳和感动。他表示：“这是一档能够传承杂技的好节目。”

羊城晚报：是什么原因吸引您来参加这个节目？

黄豆豆：我从小就跟很多杂技团队一起演出，所以我知道，一个杂技节目要想成功，整个过程是很艰辛的。以往的杂技类节目，观众可能只记得住一两个动作。我想，通过《技惊四座》，大家可以集中看到一些杂技绝活。

羊城晚报：您会从哪几个角度去评价选手的表演？

黄豆豆：首先我会从节目的创意编排去考虑，其次会从舞台的综合呈现来点评。大家看过节目就会感受到，不管是节目组，还是每个选手和团队，大家都在各个方面下足了功夫。

羊城晚报：您觉得这个节目能否帮助杂技“出圈”？

黄豆豆：肯定会，以往很少有节目可以集中让大家感受到杂技的艺术性，以及有这种惊险、精妙的体验，所以《技惊四座》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一档真正让大众关注杂技这个艺术领域的节目。

羊城晚报：您认为《技惊四座》有哪些亮点？

黄豆豆：以往的杂技表演，在我们眼前电光火石就过去了。但这次节目组引入了“技惊瞬间”的拍摄手法，观众可以在慢镜头中看清演员是如何完成表演的。当然对于杂技演员来讲，慢动作也更容易暴露他们的表演细节，比如说膝盖是否伸直，脚背是否绷直。所以，慢镜头也是对演员艺能的考验。

羊城晚报：节目带给您哪些意外的感动？

黄豆豆：有一对加起来快一百岁的姐妹花表演“高椅”。“高椅”这个节目特别传统，甚至都快被大家遗忘了。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内心很复杂、心酸，但更多的是对她们的敬佩。

羊城晚报：您觉得舞蹈演员和杂技演员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黄豆豆：杂技演员多年的训练可能就是为了练就一个绝招，但舞蹈演员可以换角色，比如我今天跳庄周，明天跳兵马俑。也正是如此，我更敬佩杂技演员，因为他们所有的坚持就是为了舞台上的一刻瞬间。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实习生 余融